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祖師機緣

僧師問者問北齊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六祖下第七世

瑞岩考一別

羅山閑五別

玄沙備十別

長慶稜七別

保福展六別

鏡清慈十別

鼓山晏三別

翠岩參一別

太原孚四別

台州瑞岩師考禪師

尋居丹丘瑞

若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

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

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

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
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頌曰一生長喚主人
公不受人設迥不同今日惺惺何處去滿山
松栢起悲風佛國曰營營新月聚三星誰信
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老夜深呼喚強
惺惺祖印明瑞岩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
啼咬大蟲在山果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
若解弄精魂兩頭皆透脫鼓山莊自呼自應
已惺惺不受欺謾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
唐前山色四時青白楊順瑞巖常喚主人公
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
曲畫樓中天衣衲不施棒喝喚主人公曉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擇乳鴨類不同為泉水洗水弓金博金瑞
巖微底老婆心自勢餅去沽村酒却著衫來
作主人無量壽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泛前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身
無門署陀漠漠秘蒼苔終日加跌兩鬢摧
縱使不會呼喚著何嘗誤得阿師來天目禮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
斟還自飲至今猶自不惺惺別山福州羅山
道閑禪師嗣嚴頭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收
飲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
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箇俗漢
頌曰 雁山忍後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

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洞山臨
紛紛雪影耀閩天閩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
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白雲須彌座
上伽黎海口潮音闌大機世主大檀能藻
監靈山嘉會愈增輝疎山如一道直如弦千
古應無對縱有噬鐵機觸髅成粉碎栢堂莊
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
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寶葉羅山初
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
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
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
滅師於此大悟頌曰 斫斷老葛藤打破伽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起滅
紛紛是何物天童覺是誰起滅就案打劫擊
殺烏龜救得跛鼈教大岩^拜起滅不停誰解
看當機一拶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
無拘自往還無^準乾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
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石日^羅山在
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
一梳矩無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勿雙駒
後有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
三寅頌曰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
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堂一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

芳草碧連天鼓山^挂出門握手話分勢古道
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解者區區空記刻
舟時^徑山^果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
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
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
師曰不肯德山即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
欠^赤頭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禮
拜頌曰一箇錢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
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氣^南若^勝不肯宗
師誦大唐羅山^礼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
措慚愧岩頭口放光^正若^類羅山因無^軫上
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諸師
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
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
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
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
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恠大師頌曰 格
外談驚人句懽懽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
無光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招慶在說
訛一夏為雌黃雌黃出暗罵愁腸寄知識佛
性泰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兩雪峯示眾曰諸
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瘡
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匙豎拂他眼且

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瘡若接不得
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
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
弥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有僧持此語請益雲
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
退後曰汝不是愚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
曰汝不是愚聾門曰還會麼曰不會門曰汝
不是愚瘡其僧於此有省頌曰 盲聾瘡瘡
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正
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牕下葉落花
開自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鎚雪竇頌退
後近前兼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舊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撼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白雲端雲門老子
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靜
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
法門佛如熱盲靜瘡瘰癧接不得玄沙枉費閒
心力扁鵲盧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鼓
山珪玄沙三種病人語透出雲門六不收莫
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返為難徑山呆攢
生靜瘰癧瘰癧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錢
如泥碎透金纔動失玄沙汾陽昭欲知三種
人應用理常新未有纖毫法能為中外塵永
明毒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頓鎖燦花接簇
點鷓鴣啼草薰薰時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

賴過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
子半零落翠巖真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
現在不要開眼尿床特地移山塞海花裏幽
禽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塗毒策玄沙三
種病人有理由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
樹上懸身龍門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
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錫河裏失錢河裏
攏或瘰癧瘰癧瘰癧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
謾一句與君重割露老君頭戴楮皮冠晦室
明靜盲瘰癧提敗了也更問如何靜盲瘰癧
月林觀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
耳聾口瘰癧眼睛瞎五濁衆生數以麻橫川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
汝頌曰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
沙翁天下人不是覺海元 因我得禮你扶倒
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曾舉明夫
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
流傳往山果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

亦二

五

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慈山挂因我
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皆對
甯高卷悟因我得禮你崑崙卧潭底雖然浪
拍天身上無滴水雪雪竹 因我得禮你分明
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瞋瞋堂一
說你說我轉見話墮大地衆生元無一箇典

牛游老鼠咬生鎖十分滋味別猫兒左右看
燕唾也不徹正堂辨 因我得禮你窮源須到
底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已卷顏因我得
禮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曰我得禮你真放屁撒屎帶累天下
人錯認自家底蒙卷玄沙一日普請往海
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
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
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
陰界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
大地虚空如今人還透得麼雪竇云要與人
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頌曰 前虎後虎急

須看取凜烈威風生獠爪距今古樵人不回
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
路佛悲泉猛虎當途獨振威爪上真箇利如
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收來良可悲保寧
勇宗師方便大慈悲是汝之言寔古雖萬里
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龍門速欲識
玄沙虎觀面是誰觀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
祖禾山方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己色
聲逼滿太虛有底纖毫依倚來明老玄沙太
饒舌觀面明明重漏泄袖僧於此便承當驗
來未免眼中屑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
熱每印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常磨笑裏

刀利牙爪可怖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惹
受深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冤苦冤
苦月堂昌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
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首峰曰
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
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頌曰 故遣馳書通
赤二
達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
過分明理更封汾陽昭玄沙封白紙雪老却
同風嗟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其如結玄沙
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
彌雲蓋智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
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慈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深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下地闊
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佛心才白紙
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
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佛性泰三番白紙問
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麝盤
蛇口內打鞦韆丹霞淨白紙連封寄雪峯雪
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齋後江城
打暮鍾佛陀遜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
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會熨斗煎茶銚不同
真淨文鵲鴉夜夜連聲叶月下同人不忍聞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

鳥飛出海門東風從虎牙雲從龍野雲而千
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
如何也莫是玄沙蹉過他橫川拱玄沙因雪
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
東土二祖不徃西天雪峯然之頌曰 驀然
趄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
示二
上月至今空照釣漁舟佛國白釣魚船上謝
二郎趄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
停旅泊向他邦本覺一未離閩底已還家纔
跨飛鷲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藤輕放
老玄沙遜菴演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
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

麼處去也塘提起袖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
更好笑頃曰夜聲蔽舟澄源著掉魚龍未
知水為命折箭不妨聊一攬玄沙師小塘老
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游戲
也華鱗弄藻天童覺今日靜惺惺昨日鬧
啾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北磬南人前提
起絮欒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
家未明向上那一著無際玄沙問鏡清教
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且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
麼師曰浙中清水白米送汝契佛法未會在

頃曰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
把家幹盡雖相似也有貪盃落草人塵堂惡
密機深設弇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
蓋代功東更穎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業
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谿水聲否曰
聞師曰是汝欠頌曰從這裏入頭上脚下
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淅淅
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佛慧泉一
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玄會得也是弄
精魂法雲秀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
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閒嬉白雲端
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岩花萬國春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聽偃溪流水意潺潺終日不聞聞漢南投
老玄沙付鏡清返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
滄浪在誰肯臨流便濯纓是古佛滄浪無問
說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楚
安方玄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
與不聞門外語勸君休向偃溪尋文殊道乾
坤獨立從這裏示二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濕月井
觀一泓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為真機鏡清
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錢山仁玄沙
因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
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
信汝頌曰 燕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鑒

浪浪十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本
覺一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
深憶故園春起壽慈般活交馳千聖不共救
得眉毛失却鼻孔空史印玄沙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雲門云沒量
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得
飯喫頌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
三三祗道早眠晏起大中隆玄沙驢前雲門
馬後更問如何合取狗口雪菴玄沙因僧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濃滴滴地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騰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

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天衣懷膿滴滴
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揚無為清淨法身無可
比病後依前滴滴膿燕鳴叫斷秋光老落葉
飄來一樣紅後卷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
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風吹別
調中高舉妙玄沙因僧侍次以拄杖指面前
地上一點白問曰還見麼曰見師如是三問
其僧三云見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
不會頌曰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荆棘
林方知無背面一點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
何處辨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

曰我是謝三郎頌曰本是釣魚船上客偶
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
宿蘆花雪竇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
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提子青閨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
忽尔踏翻深猛省大家收拾去來休草堂青
抄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
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祖印明蕭蕭蘆
帶映江流獨棹孤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不
顧一心只在釣竿頭使弟堪玄沙示衆曰若
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止界分結契賣與諸
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頌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
佛二祖大師償債鼓山住祖父田園都賣了
四邊界至不曾留柰何由有中心樹惱亂春
風卒未休在山呆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
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拔要見兒孫意氣
豪雄卷二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揮流覺未開
惟有漢朝天子貴彭城坡上信旗還卷二玄山受
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
頂後相頌曰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
不易加亡僧面前真心驗後人子細莫周遮
石門恥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
若更二途斟酌會非但無知燕耳韻般若柔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賒亡者面
前親證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唇
吻恰似虚空提幻花汾陽天衣懷云亡僧
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箇甚麼頌
曰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為逢自
從打破雲南國直至如今塞北通本覺一玄
卷二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
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
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頌曰神光頂後照
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
天夜半觸骸寒本覺一玄沙嘗訪三斗菴主
纔相見主曰莫恠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

人盡有爲什麼菴主無曰且坐喫茶師曰菴
主元來有任頌曰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
相隨踏去蹤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流水質
長松半菴涼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
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你向驢膺馬腹
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
箇不得曰和尚恁麼道得某甲爲什麼道不
得師曰我得汝不得頌曰作者好求無病藥
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
人白拈却未覺一玄沙見三人新到烏打普
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
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未白云新到輕

歎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
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僧堂卻於侍者
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
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
與你勘了也最菴印云可惜放過這僧乃頌
曰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
不相投投明共到咸陽嚴驛令按條章明
四海清如鏡更於何處覓邊疆
福州長慶慈稜禪師明雪峯與保福遊山福
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
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
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骸徧野白骨連山頌曰因上高巖到頂頭僧
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
別處游汾陽路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
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體著地幾人知
雪竇題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泊滔
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薛堂携
手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
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佛心嚙鏃交鋒是
作家不孤來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行事可
惜茲人返嘆嗟般若是即是方可惜許摸
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達磨杖頭
批隻履數堂定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

白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寶業源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
韻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頌曰頌力山
高豈足誇藏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
見誰信稜公更撒沙寶業源長慶曰總似今
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頌
曰天高鳴鴈侵雲舉地肅蛩螢入草鳴湏
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東更頌長
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頌
曰驀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趂起莫蹉跎平
生參學明何事悟了寧消一剎那本覺一長
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

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
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
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
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
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人曰向北
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
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投子青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
時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頌曰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
地頭口說心違謾自己業河迅速任漂流

門非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室礙豈能為
洪波浩渺黃金遠四事無成空手歸方門作
衆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隋侯得
珠聞京西卞和獻玉在河北漳堂漳州保
福從展禪師嗣雪峯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
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
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靜人
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
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
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頌曰 頭方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一第二卧龍不豎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起
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雪竇題如來語為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
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愁癡似向雷門搥布
鼓佛蓬泉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為九須重
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運移主赤二
端無是無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
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解問佛雖熟第一
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
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南華易撞墻撞壁曲不
歲直摘葉拈花與儉寧奢羅漢有三毒如來
有二語聾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保

福老鍊眼銅睛還失了月堂呂便恁喫茶去
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寶業
源保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
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
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驢
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頌曰望州烏石
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
此時相見解推遷汾陽昭望州烏石常相見
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鵝湖雖得意埋兵啗
木晨銷旗海印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
逢問道途堪笑華山陳處士長安路上倒騎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驢大洪達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
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慚龍門
達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
袖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徑山果藕絲
引鯨鰲針鋒輞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
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觀面相呈不相親因桂
勸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
咬人師子子返身不在草頭邊一箭如保福
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
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頌曰人
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
能走雪峯之句羚羊挂角作他弟子沒來由

龍蛇陣上看謀畧月堂昌雪峯未審何言句
得似羚羊掛角時拊擊自然皆率舞不須羌
管隔雲吹臣堂愚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
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
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間多少曰
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
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
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
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
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
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
曰却是汝謾我頌曰保福四謾人其中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
新羅打鐵丁洞山聽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
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
裏沙雪賓顯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
謾親思量一代謾人漢迤代相謾謾殺人佛
國曰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
識展公端的處水闊山高天色寒東井保
福從來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未
開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真坐保福因僧侍
立問曰汝恁麼處曰甚麼處是某甲處心
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
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處曰我見築

著磕者所以道汝處心頌曰晨朝有粥勝
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薦得
風流處也風流元無著保福與甘長老相
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
參見為山是否曰是師曰為山遷化向甚麼
處鄭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開時說禪口似懸
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
曰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頌曰為山遷化絕音容超起眉毛何處去十
三娘子側身時放出金毛師子子何處去十
鄭十三娘握玉鞭正法眼更參三十年勝出
杭州龍冊寺道恁禪師印鏡清僧問學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
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
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
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
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其原一頌曰
成龍兩處若為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恠
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正覺鏡水
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
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保寧勇手把空行未
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柰何也且
看成龍點下分雲漢春學人未問指其源句
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我作

費言端本覺一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
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裏玉闌干上雪成堆
心間責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
兩處成龍一點墨幾人換却眼睛來費業澤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
顛倒迷已逐物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
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
體道應難頌曰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
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
轉露霏心寶顯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已逐
物衆生顛倒楊無為爲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
鳴貪他簑笠者失却舊茅亭長靈卓順流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
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明頭便打暗
裏閃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間雨滴
聲衆生顛倒迷情可憐泊不迷已處出得
身來體未明月堂簷頭雨滴階前地濕法
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長江水急赤二

深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使
勞側耳聽白楊順門外依然雨滴聲方般巧
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還同不相
識也耆顏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難出易語分
明這僧更是能親切聽得簷頭雨滴聲實業
源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蛟蝦蟆聲

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頌曰將謂
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
人也耆顏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鷓鴣聲
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頌
曰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也耆顏鏡清

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
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稱
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
池秋頌曰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
無處著驚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
西施開唇不露齒方耆顏鏡清因僧問學人

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燕曰若不活遭人
恠笑。師曰也是草裏漢。頌曰古佛有家
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
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雪竇頭。
語見人心苗見地。頭痛痒喝如靜。諸方開
口不同用。寶印全機。繼祖風。佛國白啐啄之。
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緣。喪盡泥中
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鎚。須煨煉自家
爐。輪且磨研。相逢莫問。參玄事。此去西天萬
八千。佛剎熱河。目海口。釘背錢。舌難宿鳳巢。
素非其鴨。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割。
性泰鏡清。因僧問。如是大道之源。師曰。送遠。

裏流出頌曰。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曰。
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無事範鏡清。一日
於僧堂前。自擊鍾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
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
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雪竇云。泊被打破。
蔡州圍悟云。爛泥裏有硬刺。頌曰。鏡清
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釣來。幾手掣斷竿。
頭線引得傍觀下釣臺。石溪月鏡清問雪峯。
古人有言。峯便倒卧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
問。峯云。虛生浪死。漢頌曰。尋常愛客恨
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卧早知眠不當。虛
勞紅焰落寒灰。按子青鏡清因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
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
曰鏡清今日失利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
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間把
君王玉笛吹心聞真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
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勒却向雲中大
哮吼懶菴祖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
為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
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頌曰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
舟清夜笛月明吹過洞庭湖懶菴祖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
高何處去設將雙劍定雌雄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
利且道說訛在什麼處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凌勞問有無得失是
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麓建隆原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
利一緊等虚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
行誰云雷罷不停聲圓悟勤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
法明教無西天鬚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
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即當還如

雪上更加霜寒孫臏收却劔釣魚船上謝

三郎佛鑑

福州鼓山興聖

神晏國師洞雲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頌曰

驀被曾郎搗著胃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手輕搖曳笑倒南方大頂峯竹屋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曰傷風即得頌曰遺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說禁班宣號令那邊渾不許人行塵堂懸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趲出院頌曰國師之子太慈悲入草

赤二

十九

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聖箭子依前特地隔天涯石溪月明州翠岩令參禪師洞雲峯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岩眉毛還在麼此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典傳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岩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岩云云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衆竭力揭出私門頌曰 翠岩示徒千古無
對開字相酬失錢遭罪老倒保福抑揚難得
嘮嘮翠岩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真假長
慶相諳眉毛生也雪竇顧青山岌岌綠水滔
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大洪遂作賊保福擔
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掩關雲門秋江
月亮老倒翠岩眉在眼上死心新金鏈血色
透雲袍閫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窟
碧潭深處釣鯨鼈南堂與天魔謗佛禁犬吠
老魏巍大人聖德可昭榮華萬鈞之弩射
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盲龜失浮木欲
來火裏透金塵伊菴掃發言先要心無愧為

事應須理處長莫學里閭無信者從朝至暮
錯商量虛堂愚太原乎上座問雪峯鼓山問
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
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
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弄微
之師默置山罔測乃駭之一拳頌曰 父母
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俱昧哉身
句鼓山雖見機未免撐門戶搖扇太原乎播
弄閒家具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佛慧泉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特
且下渾如火裏蓮輝今耀古極妙窮玄大可
憐清風長消座一念八千年回悟動高安灘

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鼻
孔萊林千古笑嘻嘻正堂_{上座}上座_{上座}雪峯
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
峯曰知是般事便休頌曰李廣將軍古今
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贏小捷
至今邊塞嘉聲在_{海印信}雪峯集衆待孚公
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忤公案從
來是幾重本覺一針頭削鐵牛背拔毛多將
少使冷作熱燒直上法堂便下去觸忤和尚
重鮮註知是般事休便休茫茫塞壑與填溝
月堂昌壯氣如虹上法堂就離縛健恰相當

若言觸忤和尚雪上無端又著霜杵者玉
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事講涅槃經有禪者
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
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曰
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
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
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
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
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
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
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
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
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
悟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
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酒卧
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捏
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見

師遂罷講徧歷諸方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竿公聞處是官商至今夜
夜維揚客空曉樓頭聲斷勝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
醒金鴨冷海棠枝上月猶明一懶菴樞
乎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

赤二

二十一

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
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
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
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
也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踏香草細
餐知飽足歸來不待日頭低虛堂惡
乎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
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
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
某甲去勘過遂赴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

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絳
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
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
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
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臄
猶有鄉情在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
壇松子脫打反頭上楮冠斜絕象轡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圓半夜歸
來花底過金鞭敲落亂紅飛竹屋簡二
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
軍圍饒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廿二
二

○

○

○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